

抒怀



蜜里熬秋光

新宁县黄龙镇中心小学 郝兴燕



秋光是从桂花的香气里漏下来的。风一吹,村子就像被浸进了糖罐,满院满巷都是甜的。祖母坐在檐下,抬头说:“得熬蜜了,不然这秋光就白白走了。”

祖母捡桂花有讲究。第一场秋风之后,桂花开到七分,她便在树下铺上洗净的旧布。竹竿轻敲枝头,花簌簌地落,落进阳光里像碎金。她不许我们用扫帚扫,怕伤了花。捡回来的花,摊在竹匾上晾着,不能暴晒,得让风慢慢吹干。她坐在檐下,一粒一粒地拣去灰土和花梗,慢得像在数日子。

熬蜜更讲究。蜜与花隔水相炖,火不能大,大了则苦。她搬个小凳守着灶,玻璃罐里的蜜渐渐化开,泛起细小的泡,桂花浮浮沉沉,像把整个秋天都装进去了。

我馋,总趁祖母转身,偷舀一勺。她看见了只笑,拿筷子轻轻敲我的手背:“省着点,往后走远了,还要靠它带路呢。”我含着蜜,嘟囔着:“鼻子长在自己脸上,要什么蜜带路?”她摸摸我的头,没再说。

后来我果然走远了。有一年秋夜加班,风从窗缝挤进来,带着楼下花坛里淡淡的一缕桂花香,我忽然就红了眼眶。原来祖母的“带路”不是比喻,有些味道,真能在人心里长出一条路来。

那年秋天我赶回老家,桂花还开着,祖母已经不太利索了。她见我来,先是一愣,然后慢慢弯下腰,从柜子深处捧出一个红布蒙口的玻璃罐。她说:“你爸血糖高,吃不了甜;我不中用了,做了也白做。这一罐紧赶慢赶,总算赶在霜降前熬出来了。你带回去,泡水

喝。”我接过时触到她的手,瘦得像干枯的桂树枝。

那是祖母给我熬的最后一罐蜜,她自己没熬过那个冬天。收拾遗物时,我在橱柜角落翻出一个纸箱,满满一箱桂花蜜,瓶身贴着年份……从我一岁到离家,每一岁都有一罐。有些早已结晶,有些只剩半瓶,每一罐都用报纸仔细包着,在箱子里码得整整齐齐。我蹲在地上,挨个打开,哭到直不起腰。那些年我在外头,总说“有了空就回来”,可秋天一个接一个走了,蜜一罐接一罐老了。

花有开有谢,叶有青有枯,甜有浓有淡,就像人间的聚散。祖母熬了一辈子蜜,也熬了一辈子归途——罐子里的桂花蜜会吃完,但那缕香气,却是她为我点在路上一盏灯,亮在每一个秋天的尽头。

忆情

偶尔闲步,路过一个城郊小村,路对面的山林里传来叮当叮当的铜铃声响。我定睛细看,暮色初临,斜光淡照,初冬已显萧条的那片山林子里,一头黄牛形影依稀可辨。叮当的声音,应该是那黄牛脖子上的铜铃声响。

我在六七岁时就帮家里放牛。那时,牛是耕田犁地的重要畜力。为防止牛在山里放养时走失,就在牛脖子上套一根装有铜铃的麻索或皮带,只要牛走动或轻轻地摇头,铜铃声就会叮当叮当地响起来。即使林再深、草木再茂盛,也能循声找到自家的牛。

我少年时期放过黄牛,也放过水牛。在山区,养黄牛占绝大多数。只有有河或有大水塘的地方才会养水牛,但无论黄牛水牛,脖子上皆套挂铜铃。下雨的早晨,为防意外,我会身披蓑衣,头戴斗笠,牵着牛在家附近的田埂上,或地头沟坎边,守着它吃草。虽一路淋着雨水,却在牛铃叮当声里看着牛肚皮慢慢鼓胀起来,就会感到一种满足。牛吃饱了,我就能吃饭了。

我放养的最后一头牛是水牛。那时我已经读高中了。平时多是爷爷放养,放假时便是我的责任。夏天,我将它牵到河里浮水。当听到叮当声响,我就知道水牛在水里待饿了,上岸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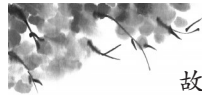
1989年,我成了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娃娃。家里没钱送我读书,爷爷咬了咬牙,说:“卖牛!”牛贩子来了,几经谈价,最后九百元卖掉了。水牛被牵走的一瞬,两只大大的眼睛哗哗啦啦地流眼泪,爷爷眼睛一红,转身将自己关在屋子里不出来了。那水牛是被拉走的。

那天,水牛脖子上的铜铃声似乎特别响,牛贩子和水牛上了坡,进了山壑,不见了影,我仍然听到隐隐约约的铜铃声响。从此,我再也没给家里放过牛了,再也没听到过自家的牛铃声了。

牛铃声响

桑植县第一中学 毛先用

随笔



故乡是记忆中
太奶奶佝偻着背
踩着碎步
看见卖米糖的小贩
挑着扁担从巷口走近时
就颤颤巍巍
从米缸舀一瓢稻米
换得一坨麦芽糖

故乡是儿时
叔叔伯伯们光着膀子
赤着脚丫
在家门口的小溪
用稻草砂石拦一道道堤坝
一道道把水放干后
用竹笆捞跳得天高的鲫鱼
再徒手挖开淤泥
抓滑溜溜的黄鳝、泥鳅

故乡是现在
“我们身体还好,莫挂念”
“工作要紧”
和父亲早晨五点就开始
张罗的有鸡(吉)有鱼(余)
偶尔还拿蛋饺拼盘摆个花样

故乡也会是多年以后啊
儿童相见不相识的陌生
和笑问客从何处来的孤单



坝上云澜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布统景区

印象

许双福/摄

生活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兄妹都在读书。父亲常常告诫我们,不好好读书,就回家扛锄头修地球。老家土话说:“女人看鞋边,男人看土边。”一个男人会不会种田,就看田边土埂整理得平不平整。土边平整顺直,才是种田的好把式,父亲便是如此。锄头,一种长柄薄刃的农具,既能除草松土,还能保墒护苗,故而老家有农谚:“五黄六月,锄头口里出黄金。”

少时,父亲带我下地锄苗。日头渐高,暑气蒸腾,满地苗藤如绿毯铺展。父亲握锄,身姿微倾,双脚稳稳扎在垄间。锄头切入泥土,一声沉闷的“噗”响,手腕轻抖,杂草连根翻起。他教我,锄地深浅要有度,太深伤根,太浅除不尽草,斜切入土,顺势

土地上的诗行

平江县三市中学 余民强

一拉才得要领。我学着尝试,总拿捏不好力道,好几次锄断苗藤,偷偷重新栽回去,想着瞒过父亲。

父亲告诉我,做事要专心,不可三心二意。正午锄草,烈日暴晒,杂草很快枯死。正午劳作,没有午休,口干身乏,我第一次真切体会到农人的辛苦。如今回想,父亲带我下地,原是一场苦难教育。正是亲历田间劳作的艰辛,我才沉下心读书,借着高考走出乡村。

晨光里的父亲,劳作一会儿后就横锄坐在苗土边,点一支烟,烟灰烫到手指才惊觉。于

是,又站起来,往掌心啐两口唾沫,搓手举锄,奋力掘入泥土。

父亲与锄头相融,土地一年年松软。锄头刃口渐渐磨成弯月,木柄被手掌摩挲得圆润蜡黄,如同父亲粗糙的手臂。他用锄头修整的菜地,沟垄深浅宽窄恰到好处,旁人见了,都说整齐得如同书页。

时代向前,农机普及,风车、镰刀、连枷这些旧农具慢慢淡出生活。唯有锄头不曾消失,只是褪去了主力的身份,成为田间零星使用的辅助工具。

父亲的锄头,不只是一件农具,还藏着朴素的道理。它虽早已不再锋利,可在我心底,它依旧如利剑,剔去浮华,时时提醒我守住本心,不忘土地赋予的质朴。